



國史纂論

五

リ 4
4250
5



門 伊 4
號 4250
卷 10-5

國史纂論卷之五

長門 山縣禎 編

後白河帝在位四年傳位於皇太子太子立是為二
條帝仁諱守而政出上皇後白河權中納言藤原信賴為
上皇所寵稍預政請任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信西
諫曰大將重任也雖相家子弟不敢輕與况信賴乎
上皇默然信西退圖唐安祿山僭奢之狀上之上皇
未悟信賴聞之不安稱病不出時平清盛結姻信西
勢位踰源義朝義朝鬱鬱不樂信賴因結為黨平治



大正九年三月四日
磯貝靜水氏

國史纂論

卷之五

元年冬十二月。清盛詣熊野。信賴與義朝等率兵夜圍上皇於三條殿。放火烧宮。殺傷狼藉。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遷帝於黑戶御所。信賴自為大臣。大將。以義朝為播磨守。

禎曰。孔子曰。君子事其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善事其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義朝既殺其父。亦何不叛其君哉。朝廷亦使義朝殺其父。是不獨教不孝於天下。又所以使為人臣者不忠於其君也。逆臣踵起。而肆其毒。

螿不亦宜乎。

信西素善天文推步。當白虹貫日。入奏上皇宴遊。不得面陳。因告宮人曰。將有變。速避之。直奔南都。踰信樂山。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穴地自埋。用竹筒通氣息。信賴遣前出雲守源光保索而獲之。斬首梟京師。禎曰。信西察天象。知國家將有變。宜急見帝而告變。與大臣謀為之備也。乃徒告宮人而去。自為避禍之計。朝廷倚重之臣。豈宜如此哉。大抵世之才學辨給之士。當其得志而用事。不無可觀者矣。

而一旦臨利害變故之間唯為全身之計不復顧國家者往往是矣要之如信西亦唯儉利小人而已豈忠於其君者乎哉

信西姓藤原名通憲任日向守剃髮號圓空後改信西其妻上皇之乳母也諸子皆布列顯要源義朝嘗求婚信西信西報曰我子學生汝所得而婚乎遂與平清盛約納其女義朝銜之

源君美曰信西嘗警賴長以宜學問以長才智而不知學以成德也不獨使賴長失其身信西亦不

令終此由以才智為學之謬爾

栗山愿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為己任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平清盛在途聞京師之亂而大駭乃與眾議方略或曰宜疾馳討賊也或曰宜募兵於南海合眾而討之

國史集論 卷之五
衆議未決。其子重盛曰：賊兵雖得利起事之初，衆心未一。雖大兵易拉耳。不乘此時，衆心既和，守備既完，勝之難矣。不如還六波羅，速擊之也。清盛然之，引兵還六波羅。

永井定宗曰：兵猶炭火也。火氣雖熾，未徹炭心，則浸水可消，覆灰可滅。火氣既和，炭心則難容易消矣。兵亦然也。其勢雖盛，衆心未和，謀慮不一，則攻易拔，擊易破。人心既和，攻守備全，則勝之難矣。宜哉。重盛欲及起兵之初，而速馳討賊也。若微重盛

之決策，則清盛失機必矣。一失機，則他日戰大勝。二帝永陷檻穽，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灰燼，京師變為榛棘之地矣。二帝早脫虎口，洛民早免賊害者，重盛之計略，有得其機也。

清盛既還，密遣藤原尹明於大內，為奉迎謀。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亦悔黨賊，勸帝出宮。帝乃著宮人服，出藻壁門。重盛等迎駕于路，入六波羅第。百官諸司相繼而湊。上皇亦變服。幸仁和寺。帝使重盛討信賴。義朝戰于六條河原，大敗之。義朝東走，信賴潛至仁和

寺求哀上皇上皇為手書請宥其死帝不聽命斬之
悉捕其黨褫反黨七十餘人官職賞清盛重盛等功
授官進位有差

栗山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
飾昇平則搢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
今有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
天下有事則介冑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
鷲以務乎自效而放橫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
忠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亡家者往往是矣是

時車駕幸清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
令將士所忌義朝舉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
威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不異日將相之
權既根于此歟又安知不異日赤族之禍亦已原
于此歟

關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
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後白河之謂乎已
寵信賴因取顛覆之禍而未悔又為信賴手書請
其死甚矣其溺於人也

永曆元年春正月。內海莊司平忠致殺源義朝。及鎌田正清。初義朝敗走。東至尾張。投忠致之家。忠致待之甚厚。義朝欲赴關東。忠致固留之。一夕爲具湯浴。伏壯士三人於浴室。伺間刺之。時義朝從士金王。執刀侍側。以故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進。金王自往取之。壯士遂入刺殺之。送首京師。梟之左獄。正清忠致女壻也。從義朝在其家。亦併殺之。

史論曰。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

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尢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爲逆。而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爲。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

栗山愿曰。虓虎投窞。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馬。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馬。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

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胄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

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為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真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秋八月立太皇太后藤原氏為皇后，后大納言公能女嘗為近衛帝后，帝聞其美納之，群臣皆以為不可。上皇亦數為言，帝不聽，曰：朕聞天子無父母，雖前后亦何傷也。遂冊為后。時人謂之二代后。帝於政事一詢關白，不欲使上皇知焉。近臣用事者，上皇逐之。上皇嬖臣，帝貶黜之，放流相踵，人懷危懼。

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禎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昔舜為天子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漢高祖有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尊太公為太上皇我仁明天皇之在位也以時朝太上天皇又朝太皇太后而不懈恭謹崇敬盡事親之道當是時彝倫篤於上而教化行乎下海內清寧稱為仁孝之君矣今帝不法祖宗之明德而傲然謂天子無父母以其祖母為妻瀆亂倫理而不知愧也是雖一時以此言拒

群臣之口然觀其與上皇不協事事悖上皇之所為是其心以父母為無者也當是時人倫廢於上而亂賊興於下天下之無道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自此之後兵革相尋皇威日衰權去王室蓋亦有以哉

左大臣藤原伊通憂朝廷紀綱之日廢為意見一篇上之其略曰聖王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是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

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衛逆徒落膽小一條院舉源賴義白河帝召平忠盛侍衛禁內皆備豫不虞也近世宿衛無人雖藏人在安卧旁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知治體也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當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之凡人臣專為身謀而不通世務者朝廷之罪人也
禎曰伊通之言皆切當世事務矣雖然當是時朝

廷綱紀日弛後白河以上皇為政於院中藤氏一門各營私家不復以國家為慮如伊通者雖有志於振綱紀一人之力固不能回頽波支崩厦天下之威權漸歸武門朝廷日衰替以至大亂天下之大勢遂變可勝歎哉

六條帝之立也年甫二歲明年以憲仁親王為皇太子憲仁上皇後白河第五子於帝為叔父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仁安三年春二月帝讓位皇太子稱新院時年五歲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皇太子立是為高

倉帝

史論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

栗山愿曰。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可以定民心。杜覬覦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為父。少以長為子。則父不父。而子不

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

仁安二年春二月。平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夏五月。辭官削髮曰淨海。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為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初上皇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為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及上皇禪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

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信西矣。尤倚清盛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又借清盛之力以為。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顯世是可倚以為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傳之翼清盛以為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為無不可為也。於是納女為后立其所生為天子。已為外祖專政。族類列卿相莊園跨

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於是為其所未為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為彼之所為我何有不能為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斃一在在者負嵎。上皇懲而不復櫻之。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櫻之大傷承久之事是也。承安二年秋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

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况今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宜卻之不聽

栗山愿曰昔淡海公奉敕撰職員掌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區姓氏秦漢之裔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為東夷猶我以彼為西蕃也近學墮乎市井文不振乎摺紳惜乎舊典而不之察或呼元明為中華自稱為東夷殆幾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侮蔑百王憲令之著矣昔隋主贈書曰皇

帝恭問倭皇廷臣猶疑其無禮况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賴業之議而納信報答非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嘉應元年上皇後白河薙髮曰法皇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北面藤原師光有寵於法皇師光剃髮改名西光治承元年成親與藏人源行綱檢非違使平康賴及西光等圖滅淨海數會議法勝寺執行俊寬鹿谷別莊法皇亦將臨之僧靜憲諫而止既而行綱負約告之淨海淨海乃殺西光流成親於備前將幽法皇於

鳥羽以重盛切諫而止。三年秋七月，重盛薨。冬十一月，淨海率兵入京師。法皇憂懼，諭以不復與政事。淨海不釋，罷關白基房，奪太政大臣藤原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流師長于尾張，幽法皇于鳥羽。

禎曰：法皇初為藤原信賴所拘，再為淨海所幽。三為源義仲所辱，信賴、淨海等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嘗流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為如此，是以

逆臣相踵興，鳴張跋扈，至數幽辱至尊，亦唯自取也。夫人道者倫理而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能治也哉。

淨海專政跋扈日甚，重盛憂之，屢諫諍，兇暴為之少息。治承三年秋，重盛病篤，會醫至自宋。淨海勸令治之，重盛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重盛備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之客，竟不見焉。薨年四十三。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

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為釋教所蠱惑也。使

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而擱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

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却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舉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之徒，多傳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治承四年春二月，高倉帝讓位於皇太子。安自清盛德

跋扈法皇幽厄，帝常憂之。至是遂內禪，帝性仁孝，建春后喪，哀不能勝，殆廢寢膳。當除服，侍臣進吉服，帝不忍，涕淚淋漓，群臣無能仰視者。受學清原賴業，才藻英發，初幼時有獻楓樹者，帝特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剪枝煖酒，信成驚懼，具奏其狀，帝從容誦唐詩曰：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妾為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辨，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

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以養和元年正月。崩。年二十二。朝野悲哀。法皇嘆曰。使帝久在位。則延喜天曆之治。可復見。非特朕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史論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為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

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巽以成志。紆法皇之難。盡為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謚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禎曰。帝聞婦人之遇盜。而惻然哀之。不怒盜。而自責。以為過。可謂知為治之本矣。惜哉。其不久在位。法皇以為天下之不幸。誠宜矣。

夏五月法皇第二子以仁王與從三位源賴政謀起兵誅淨海下令旨於諸國園城寺興福寺僧徒皆應之初賴政有怨淨海激以仁王曰法皇幽辱王忍坐視乎遂勸以與諸源戮力誅淨海奉王即位以仁王使散位宗信作令遣藏人源行家頒示之於諸國既而謀泄淨海遣兵圍以仁王高倉邸王奔園城寺時延曆寺變約南都大衆未至賴政慮園城寺地勢不便且兵寡難久保遂奉王赴南都王倦困屢墜於馬於是駐軍憩於宇治平等院淨海遣右兵衛督平知

盛藏人頭平等重衡等將兵二萬餘追擊之戰于宇治以仁王賴政敗死

史論曰賴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

倡之力歟。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鳴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弒逆且旦夕。當是時。未有

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之子仁王。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積德曰。賴政之舉事為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曰。王宜立者。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為然耶。是求為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

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舉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八月，伊豆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討平氏。遣安達盛長募兵東國，伊豆相摸豪傑來附者衆。九月，進陣石橋山，源義仲亦起兵，信濃應賴朝移檄而募兵，聲勢日熾。

林道春曰：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平氏於是失刑矣。

禎曰：賴朝以伊豆一流人欲起兵以討平氏之暴，以報父讎，其志可謂烈矣。義仲起兵應之，欲乘時以興源氏，其志亦壯也。奉以仁王令，則亦非私起兵者也。然至賴朝得志於天下而擅兵馬之權，則其罪不可掩矣。如義仲入京師而驕橫犯法，住寺戮辱朝臣，則悖逆亦已甚。粟津之敗，取夷滅固宜矣。

安達盛長齎檄招關東將士三浦義明，稱大得檄大喜，遣其子義澄、孫義盛等將兵三百餘從賴朝于石

橋山未至。道聞賴朝敗走。引兵而還。保衣笠城。畠山重忠。河越重賴等來攻之。城兵連射拒之。義明勵士卒將出戰。義澄等止之。執轡擁而入城。其夜義明集子孫諭曰。城兵皆疲。不可復戰。意源公必全身在房總之間。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坂東之士。皆源家臣僕。義旗所指望。風自歸我。筋力衰耗。步騎不便。與汝等同去。恐不得免。不如留守此城。一戰快死。我九十之年。不足惜也。惟不見源公成業。為憾而已。淚下。歔歔親屬飲泣。固請扶行。不聽。義澄等不得已攬

泣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遭害。時年八十九。
史論曰。義明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為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是時。義澄與賴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賴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足以扞禦。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為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為義。乃愬然去之。而不顧。豈為人子者所忍為哉。可謂不孝之甚矣。

禎曰。東國將士。思源家舊恩久矣。觀於義明之言。可以知其恩義結人心之非一日也。賴朝起兵關東。速成大業。蓋有所由矣。

淨海既幽。法皇於鳥羽。流關白基房於備前。恣意兇悖。時畏其威焰。無敢言及。源賴朝起。帝召群臣議。權中納言藤原長方進言曰。昔漢祖唱仁義。匹夫而就大業。將門謀叛逆。六親俱罹戮。仁暴之鑒。和漢炳然。賴朝孤身揚兵。四月之間。應者十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之。爾是無他。政事不協。天意人心之所致。宜

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還職。改絃易轍。悔過遷善。則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失色。淨海聞而內懼。於是奉法皇如初。還基房于京師。

史論曰。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當時不多見者也。

禎曰。初。清盛之遷都福原也。輿論汹汹不已。清盛朝與公卿論兩都優劣。衆無敢發言。長方獨數新。都不利。稱舊都壯麗。不敢少迴避。清盛默視。無語。未幾奉帝還舊都。人或謂長方曰。向也子何不

攝相國。長方曰。吾故為清盛地也。大抵人之立異也。後必悔之。乃欲更之。未有因也。今吾乃察其有悔心。故敢言。以牖之耳。聞者歎服。以此觀之。長方非獨能敢言抗論。不懼威焰。亦有能察機通變之材。是以能回凶暴之志如此。

養和元年閏二月。淨海薨。源義仲戰屢破平氏。壽永二年秋七月。進據延曆寺。法皇夜出宮。潛幸之。平宗盛挾帝及神器奔西國。法皇以京師無主。立高倉帝。第四子尊成。為法皇之太子。即日踐祚。是為後鳥羽。

帝初安德之播遷也。法皇諭宗盛還車駕於京師。宗盛不奉詔。時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至今。兆民無所繫心。頃者盜賊數起。里閭騷擾。職是之由。此宜立主一也。平氏挾帝。號令天下。吾無主而討之。師出無名。此宜立主二也。祖宗之制。無劍璽則不得即位。按國史。繼體帝即位以前。稱天皇。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大位。與今事正相類。可以準據。此宜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策。何以塞亂源。而遏姦軌哉。法皇嘉納。遂立後鳥羽帝。

青山延于曰當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
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為朝
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為處
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源長
厲階當是時為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鸞輿使
平氏之徒知法皇曠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
過而還鸞輿於京師哉萬一鸞輿不還有意外之
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
速立新主不知正閔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

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為兩統由兼
實作俑可不哀哉

禎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安德帝尚
在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
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而一民小人之
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哉

源義仲在京師暴橫掠法皇莊園縱士卒侵牟良民
於是車駕幸法住寺殿徵延曆寺園城寺僧兵以備
義仲義仲圍法住寺殿縱火燒宮殺傷百餘人遂幽

法皇削諸貴臣籍壽永三年春正月源賴朝使其弟
範賴義經將兵討義仲戰于宇治勢多大破之義仲
伏誅二月敕賴朝討平宗盛範賴義經乃進大破平
氏於一谷宗盛等奉帝德安泛海奔讚岐範賴義經歸
京奏捷

禎曰賴朝之舉兵也奉以仁王之令以討平氏之
暴及義仲跋扈法皇幽辱而又遣兵以討其虐
其事皆正矣是以義旗之所指莫不摧陷殘滅孰
敢當之是其所以開霸圖也

六月源賴朝奏法皇復平賴盛及光盛官爵初平治
之敗賴朝與兄義平朝長隨父義朝而東走路遇大
雪與父兄相失為尾張守平賴盛家士平宗清所執
送六波羅清盛命囚之宗清家宗清待之甚厚白清
盛後母池氏乞之於清盛以免其死於是流之於伊
豆蛭島賴盛者清盛異母弟池氏所生也賴朝之討
平氏遣人諭賴盛以故賴盛獨留京師既而賴朝致
書招賴盛及宗清賴盛乃語宗清欲與俱宗清曰君
將兵征討臣敢不前駟今平氏覆敗闔族流離而挾

舊東行受報賴朝獨不愧于心乎。遂辭不往。赴西州。賴盛至鎌倉。賴朝厚遇之。乃奏復其官爵與之食邑。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耻之為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而賴盛貪饒。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清之救賴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顛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道其咎哉。曰。然。然。初宗清之救賴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惻其僂然。

無所恃。以為藐諸孤。復何能為。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賴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也。况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文治元年春三月。源義經大破平氏於壇浦。四月奉建禮門院及鏡璽入京師。源賴朝以勦平氏功。超叙從二位。五月。義經虜送平宗盛父子於鎌倉。初。義經之在西海也。頗不循賴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賴

朝於是賴朝不聽其入鎌倉義經留腰越驛作狀因大江廣元陳情賴朝竟不見八月以義經任伊豫守義經薄其賞益怨賴朝時源行家亦與賴朝不協義經附結之冬十月賴朝遣僧昌俊于京師襲義經堀川第不克昌俊敗死義經至法皇宮迫請討賴朝之詔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賴朝時右大臣藤原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可輕下宜勅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賴朝不奉詔則處之違

勅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誅無罪也法皇不聽遂賜院宣賴朝聞之親率諸將討行家義經進至黃瀨河十一月義經與行家走鎮西賴朝聞之還鎌倉於是怨法皇不肯入朝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韜略義經最為傑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閭大義誇功侮士遂為衆所踈也然義經未有大過賴朝棄其大功而廢天倫何耶顧賴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其過而除之也噫賴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

舉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為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栗山愿曰：賴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對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己公然，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驚悍無足道者，反

覆時勢，湊會事情，則賴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青山延子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舉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

歸人臣也。

禎曰：賴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賴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賴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賴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為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為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為賴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誚。自古而然。義經盍自罪自責，謹慎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而請詔，欲以

討其兄亦何逆也。

源賴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因用大江廣元之議，使時政奏曰：行家義經逃亡，難輒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不貲。請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逮捕，則可不勞而自定矣。常賦之外，計畝課兵糧，又請為六十餘州總追捕使。自是兵權歸鎌倉，朝廷失控馭之術矣。

栗山愿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元元塗炭。賴朝攘一臂

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衽之不尤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尾藤孝肇曰。廣元有經世之略。而不用。乃予源大將軍。以為謀主。鎌府霸圖之興。廣元功居多焉。何其朝家之愚。而鎌府之智哉。宜乎王道日替。而伯業之盛。

賴襄曰。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

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為奢靡。剋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頹。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又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

焉。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貨進，非紈袴乳
臭之子，則慧黠貪汙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
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
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
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
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
盜，故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
鎌倉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為名，而請之，而朝廷
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

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
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自此以還，捕盜者反兼監
稅，其名輕而其實重也。

禎曰：前此藤原氏、平氏秉天下之權也。皆挾官爵
之貴，藉外戚之勢，以為重焉。然猶天子之大臣而
擅威福者也。故其身雖貴重，天下之土地非其有
也。鎌倉氏則別建府於鎌倉，以土地兵馬之權歸
之於己，挾此以令天下賞功報勞，必割地以與之。
天下之武士皆歸焉。賴朝辭大納言而東歸，不敢

以官爵之貴逼朝廷而其威權之重則非復藤平
二氏之所及也。自是而後天下之土地人民咸歸
武門朝廷搢紳徒以官爵自高武弁之士乃以田
祿相誇天下之勢於是乎判然矣。鎌府與京師相
對立而天下之權勢全歸焉。是賴朝於我東方所
以肇開霸王之業也。賴朝之初此業其不臣之迹
雖可惡其實則朝廷失馭將門代之而起勢不得
不然也已。

源義經逃赴奧託藤原秀衡秀衡館之衣川無何秀

衡卒文治五年賴朝奏請赦秀衡子泰衡誅義經閏
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壘鷲尾經春等力戰死於
是義經刺殺妻子遂自殺時年三十一泰衡傳首鎌
倉。

史論曰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麤
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勲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
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為亡虜流離狼
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
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

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真偽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踏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誓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

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文治五年秋八月賴朝將大舉討泰衡累奏請于朝而朝議以其誅義經而有功不許之賴朝乃用大庭景能策不待詔而發分軍三道並進衆幾三十萬泰衡火城而遁泰衡部將河田二郎殺泰衡以降賴朝讓其不忠斬之進討與黨

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

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其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霽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奧羽強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焉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

奧羽既平賴朝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無所得焉既聞實俊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

戶口阨塞復流民資老人放俘囚禁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廳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掌國務遣使奏捷京師簿上將士功請分與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賴朝辭之請賑貸陸奧窮民

禎曰賴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舉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奧羽強族奕世盤據岷疆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奧羽

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而統一天下蓋亦非偶然也

建久三年春正月源賴朝創永福寺於鎌倉時平氏遺臣上總五郎忠光者嵌左目以魚鱗詐為眇者挾七首厠役徒中搬運土石以圖刺賴朝賴朝適至作處見其形狀異之命左右收縛因詰其狀忠光對以實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絕飲食月餘賴朝命斬之

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為而為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

三月後白河法皇崩壽六十六讓位之後歷二條六條高倉安德後鳥羽五帝聽政院中三十五年

栗山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藐四宮還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為不久享年不

鳥羽帝在四子孫四宮

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茂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驚於震霆螢燭滅於太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么麼眩小技以蔽聰明

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彗孛化爲景瑞。鳩鳥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莽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

禎曰。保平之亂。啓端於後白河帝。實爲本邦亂世之首矣。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流竄崇德上皇。使清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

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之立以其叔父為太子而紊倫叙。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劔璽而立天子國有二王矣。當是時彝倫全廢乎上。而亂賊相踵乎下。帝三為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鎌倉氏起竄謫之餘。戡亂平禍。霸業一成而天下之權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為武人之有。天子徒擁虛器于上。天下之大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大界限而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

人主之失道未有若帝者也。其失天下之大權不亦宜乎。但寶祚尚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爾。正治元年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年五十三。林恕曰賴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而其罪亦大於清盛。陽尊天子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忍一也。範賴侗而無害而放之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功欺秦衡

以殺之既而又滅泰衡其忍三也。納景時譖愬屢辱功臣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勲臣而殺之何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不授邑不加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忍六也。忠賴者甲陽藩鎮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使懷怨自反其忍七也。此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賴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鍛其羽翼絕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本是異姓之姦也。賴朝不知親親薄其所

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賴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為之如北條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賴朝之謂乎。

史論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霸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

上為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亦深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憚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勅賴朝藉為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也

賴襄曰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賴義義家經略東北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之官

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背源氏當是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賴朝之起也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為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而會於國家綱紀極隳之時棊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夫王家自

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賴朝初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迹是以足利氏以降更起宰天下者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為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禎曰王室之衰弱由來久矣其失道亦非一日也至於保元治承之間而極矣其不能復制馭天下雖兒童愚夫亦知之也賴朝當其時因父祖之餘威一舉兵而誅木曾氏之暴討平氏之逆坐制天下如取掌上之物焉何其易也世有以賴朝首奪王權責之者也則賴朝亦不得遁其罪矣雖然時勢之至於此蓋有雖賴朝亦不自知其然者也豈非天耶

國史纂論卷之五終

國史纂論卷之五終

